

第九期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行傳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降臨世間,他所傳下的教證二法,由於過往上師及善知識們的執持與弘揚,使得至今仍有佛法可以聽聞。也由於他們的指導,使我們入佛們之後,知道要去惡行善,進入解脫遍智的道上,他們的功德是等同佛陀的。西藏四大教派中有一最重要的口訣就是「要知道上師善知識的恩德比佛陀還要高、還要大」。說明了上師的重要。

知道上師的重要後,必須對上師有信心、相信上師,但是對上師的信心要如何產生呢?就是要了解上師的生平事蹟,對上師的信心自然生起。不論是顯教或密教,對上師的信心,都要透過上師行傳的了解,因此聽聞傳記就顯得非常重要。

第一世 蔣揚欽哲旺波

第一世湯傑千巴蔣揚欽哲旺波的名字是蔣噶旺貝蔣千,第二世的名字是確吉羅卓,第三世的名字是突登卻吉嘉措;在這三世仁波切的名字之前,都要冠上「湯傑千巴蔣揚欽哲旺波」,這個名稱為蔣貢康楚仁波切所賜。

湯傑的意思為一切,千巴是知道,合譯為「了知一切」。所謂「湯傑千巴」意即沒有一樣不知道的,是全知的;這四個字的涵義是不容易做到。以世間法來說,要精於歌唱、舞蹈等技巧,就得花上一、二十年的工夫,更別提要完全了知了。因此蔣揚欽哲旺波名字之前冠上「湯傑千巴」就是意謂他對一切所知法的要點完全了知,而且對於西藏八大教派,他沒有不知道的。

蔣揚欽哲旺波到衛藏、西康等地遊學參訪十三年,在這十三年當中,親近了一百五十位上師,接受他們的教法、口傳、灌頂及教導。曾依止過一百五十位上師的,在西藏是絕無僅有的。他所依止的一百五十位根本上師都是不分教派的上師,其中不共的根本上師有四位,女性上師也有四位。他將依止一百五十位根本上師所聽聞的教法集結成七百大冊,這就現在來說是無法計算的。以大藏經為例,共約四百冊,而七百冊是遠大於四百冊的,所以它難以計數。即使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裡西藏教法的藏書也不可能有一百冊,且要七百冊均是不同的教法,更是困難。就密續教法而言,目前存在的只有五、六種之多,如:幻化網、喜金剛等,但當時蔣揚欽哲旺波就已聽聞到二十七種;他不但將所聽聞的教法合集為七百冊,並且加以修學,他親口講說自己對每一教派都非常熟悉;所以他是經學習後而成為智者、博學多聞的。試問世間能讀上七百本書的人有多少?且對於所學的七百冊教法,不

只是讀誦而已，聽聞後，又自修自學。且所聽聞的是七十大冊而非七百小冊；因此蔣揚欽哲旺波的博學多聞和智慧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所謂的「了知一切」。

其次，「蔣揚」是文殊的名字，即諸佛的智慧稱為「蔣揚」。西藏有很多上師是文殊的化身，而我們說蔣揚欽哲旺波為文殊的化身，是根據幾個原因來說的：文殊真實名經上記載：「赤松德真王是文殊化身」此乃佛陀親口授記的。

赤松德真王在西藏有身語意功德事業五個化身，如：第五世的達賴喇嘛是赤松德真王的事業化身，而其五個化身的總集就是蔣揚欽哲旺波。蓮師也授記裡赤松德真王的五個化身會總集於蔣揚欽哲旺波，並且說他出生時就有頭髮。當蔣揚欽哲旺波出生時，果真如蓮師授記般，頭髮長及耳際；也就是一出生就是長髮。蔣揚欽哲旺波在他自己的傳記也提到，他出生時就得到蓮師和文殊的攝受。他出生時，天空中出現「第」字的聲音，當時他的心並非一般的意識，而是已瞭知一切法，且對於他以前所有的轉世及過去所做的事，瞭若指掌。他對尋獲的法本或佛像，一看即刻知道它是寫於或製於什麼年代。比如第五世達賴喇嘛時的法本，他一看就知道是第五世達賴喇嘛時代的。再說到蔣揚欽哲旺波有肚子痛的毛病，為什麼呢？他回憶起自己還是一位印度班智達時，名叫拿吉寧千。當他在沒有人煙的山上修行時，一天一位外道國王帶著臣子來到他修持的地方，歌舞飲酒、盡情歡樂；開心之際，他們商議要做一件大事。有臣子建議去搶奪其他國度的村鎮，搜刮他們的錢財，有些則認為：「若能毀滅佛教，使他們改信我們的教法，這才是好事。」

建議一提出，國王和其他臣子都一致贊同。當時空行母授記說：必須由拿吉寧千班智達誅除這些國王及大臣才能拯救佛教，若拿吉寧千不將他們誅除，佛教將此毀滅。因此拿吉寧千化為一頭牛。牛一出現，國王及大臣們完全還來不及知道它從哪兒來，就以牛角將他們抵死；由於這個緣故，蔣揚欽哲旺波才有肚子痛的果報。

又在第一世蔣貢康楚仁波切殷切祈請下，蔣揚欽哲旺波寫下寧瑪巴一百多位伏藏師的傳記。這是他於禪定的淨相中，了知這百位伏藏師的出生年月、出生地點、父母是誰、住世幾年、取出何種教法等等，除了文殊菩薩之外，是沒有任何人辦得到的。當時若你知道八百多年前有位名叫多傑湯美的伏藏師，其餘別無所知，以此請教蔣揚欽哲旺波，只要他稍作禪定，便能清楚的告訴你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出生在何處、取出多少伏藏教法、現在仍有多少伏藏教法留存世間。所以他是文殊化身，他的了知是沒有任何障蔽的。

欽哲的「欽」是智慧的意思，「哲」是慈愛的意思，指對所有的眾生就如同母親對獨子般的慈愛。「旺波」是最好的、最上的意思。蔣揚欽哲指的是文殊菩薩現出人身，用意就是為了利益人道的眾生。蔣揚欽哲旺波住世七十三年間，所做一切都是利益眾生的事，除此之外其他都沒做。他如何利益眾生呢？可以外傳、內傳、密傳三部分來講。

外傳講的是他的父母親、出生到圓寂前依止的上師、接受的灌頂、教法、如何傳給弟子、一生如何修持、修建幾座寺廟、塑了多少佛像等等。這些由蔣貢康楚仁波切寫下，已有英文版發行。內傳記述他親見到八大教派的上師、本尊，且得到他們的攝受，並獲得八大教派近傳承的教法等，這些以我們來看都非常神奇。密傳記述他經由不同途徑，親見印度班智達、成就者等傳授給他七種教誡，也就是密傳中提到的氣脈、明點的部份。

佛陀降臨世間，轉法輪是佛陀的利生事業，那麼蔣揚欽哲旺波的利生事業又是如何呢？在他的講述下由蔣貢康楚仁波切寫成了五部大藏教法：大寶伏藏、所知法遍佈（了解這個法後，其他的法都能了知）、教授藏、噶舉語藏、廣大教敕等五部大藏。這些教法至今仍然存在，很多上師都還在教授及口傳。另有二部是過往印度修行教法全集和續部全集，現今薩迦法王在印度各地都還在傳授這二部全集的教授和灌頂，其中續部全集灌頂花了十年的時間。這二部全集是蔣揚欽哲旺波收集後，指示其弟子寫成的；它們的存在是他的恩德，我們才得以修持。

以上為名字的意義-「了知一切的文殊悲智最上」的解說。

蔣揚欽哲旺波出生在白玉縣的 NaMoNa 頂波家族（至今仍存）。他住錫的寺廟是現今的宗薩寺；他因寺名宗薩而被稱為宗薩蔣揚欽哲旺波。目前西藏存有四個教派，過去有八個教派，而蔣揚欽哲旺波是通達一切教派，。若有人問他，你的教派是什麼？他一定回答是釋迦牟尼佛教派。在他之前，並無不分教派的教派，不分教派是在蔣揚欽哲旺波時代產生的。各位大部份是宗薩仁波切的弟子，對自己上師的傳記一定要了知。若要考證其是否屬實，可以閱讀過去所留下的文字。了知以後，就要修學對上師的信心和恭敬之心。經由上師的傳記，對上師生起信心，這種信心就十分堅定。

席間有人問：「蔣揚欽哲旺波和伏藏師秋吉林巴的關係為何？」

蔣揚欽哲旺波有六位伏藏師弟子，在這六位當中，和他互為師徒的就是秋吉林巴。大伏藏師秋吉林巴是赤松德真王第二個兒子的化身，而蔣揚欽哲旺波又是赤王的化身，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二人有七世

父子的關係。

秋吉林巴從岩洞中所取出的伏藏教法是意修持、除障的教法及金剛鬘的伏藏法，三者是蔣揚欽哲旺波和秋吉林巴共同的伏藏教法。秋吉林巴共有四位根本上師，其最重要的根本上師和大圓滿最根本的上師就是蔣揚欽哲旺波。秋吉林巴在其座下接受薩迦派普巴金剛教法時，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降伏了二十一位的魔障，並在夢中看到蔣揚欽哲旺波就是普巴金剛。第二個接受的是揚大本尊灌頂，灌頂時看到灌頂上師就是本尊，並看到上師背後有空行母，為上師撐著一把孔雀羽毛傘。由於秋吉林巴對上師的虔誠恭敬，在上師的加持下，五輪中喉輪的喉結因此而解開，這使得他在寫伏藏教法時，將空行文字寫成一般的藏文時，變得非常容易。吟唱道歌，也變得沒有障礙。接受貝瑪寧體灌頂時，看到的上師蔣揚欽哲旺波就是貝瑪那密渣，也看到了一髮母護法。當一髮母出現時，大地震動。一髮母必並說將在三年內賜給上師和弟子成就。其次，在接受無死度母心髓時，親見到自己的上師就是度母，在整個灌頂的過程中，秋吉林巴見到自己上師的手、腳掌上各有一隻眼睛，額間亦有一眼、見到上師共有七隻智慧眼。另外一篇授記文寫到「伏藏王的眷屬」，伏藏師之王指的就是蔣揚欽哲旺波，而「眷屬」在授記文中就寫到秋吉林巴。因此秋吉林巴和蔣揚欽哲旺波的關係是非常的深且密切的。

蔣揚欽哲旺波親見過很多的上師和本尊，包括蓮師、貝瑪那密渣、依喜措嘉等。他只要唸幾次七句祈請文即能親見蓮師，然而講這些親見上師本尊的情景仿若在講故事一般，意義並不大。但若依其名號來解釋這一段，仔細想想便可知，蔣揚欽哲旺波已經成佛了；既已成佛則所有業都是清淨的，親見上師本尊、得授記是自然的了。三界輪迴中的眾生，就是有煩惱障、所知障和習氣障，所以對一切法無法了知。如：對於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已不記得；明天將發生什麼事，今天也無法預知。為什麼我們會不知道或忘記呢？那是因為我們的所知障、習氣障並未清除，若能清除則就能瞭知一切了。

視上師為凡人，則自己只是一般凡夫，所獲上師的加持，也只是普通人的加持。如果視上師為有功德者，則自己稍微有功德，也能獲得上師慈悲的加持，對自己是有利益的。如視上師非常珍貴，上師在此世間是非常稀少，如奇珍異寶般稀少，會非常重視他，加持也就不可思議。

上師的事蹟必需與一般上師相符，而共同的事蹟又必需不同於其他上師，這才能顯出其不共、其特別。欽哲旺波的傳記與其他上師相吻合，如：一開始是依止上師聞法，修持、再為他人灌頂，此事蹟與一般人

相同；另外還要更殊勝、不同：依止一百五十位上師、聽聞七百多教法、為別人灌頂次數多到無法計數，還磨破兩個寶瓶，受教的弟子也非常有名，如雪謙嘉察等。可以看出與其他上師相符，但又特別殊勝不同。目前有人到尼泊爾與法王合照，回到臺灣後，說他與法王平起平坐，自稱為法王，他的行傳就與一般人不吻合。

這些年來台灣的上師多如雪片般的降下，其中有真有假，如每位都親近，也是相當困難，何況依止一百五十位；接受純正的七百冊不同教法、並實際修持，更難以想像；從三十八歲到七十三歲，足不出戶閉關，還能完成五部大藏、其利生事業，無法思議。諸如此類，已經了知上師事蹟，再思維自己的上師與他人不同，思維後所生起的信心，將會非常穩固。透過這樣的觀察，會發覺自己的上師比蓮花生大士、貝瑪那密渣還要殊勝，因為連師的行傳只是事蹟，沒有讓我們思維、觀察的空間，而欽哲旺波，是近代人親眼見到的，是可以觀察思維的。不對自己的傳承，仔細觀察思維，對傳承的信心，即會不穩，隨時都會改變。

第二世 蔣揚確吉羅卓

揚欽哲旺波在他所尋獲的伏藏法中，授記到他圓寂後，他的心會融入五台山貝瑪那密渣的心中；融入之後會再轉世到西藏來利益眾生和佛法。轉世後，會有身、語、意、功德、事業五個化身，五個化身又各會有五個化身，總共會有二十五個化身來利益眾生。蔣揚欽哲旺波的五個化身，將會由自己的弟子來護持和照顧，並住在他們的寺廟中。例如：蔣貢康楚仁波切就是主要護持者之一，他所認證的一位蔣揚欽哲旺波化身，出生在北瑞稱北瑞欽哲，迎請入寺廟後稱為巴旺欽哲仁波切，曾為蔣中正迎請至中國。蔣貢康楚仁波切並認證另一位化身，住在宗薩寺，十三歲時圓寂。卓千寺的卓千仁波切也護持一位旺波的轉世。雪謙嘉察仁波切認證的轉世住在雪謙寺中，即是頂果欽哲仁波切。還有噶陀寺的卻吉羅卓也是經由蔣貢康楚仁波切所認證的，是蔣揚欽哲旺波的事業化身。

卻吉羅卓仁波切生於蛇年，父親是位大伏藏師。十三歲時由噶陀寺的錫度仁波切將之迎請至噶陀寺，在寺裡住了五、六年之後，恰遇那位住錫宗薩寺的欽哲仁波切圓寂。當時護持宗薩寺的是蔣揚欽哲旺波的姪子，向錫度仁波切稟告後，即將卻吉羅卓仁波切迎請回宗薩寺。到了宗薩寺卻吉羅卓仁波切也經由不斷地學習，學問淵博而通達。他有四位不共的根本上師，其中薩迦派的上師是洛卓旺波，在其座下受教，由於上師的加持使他親見到自心的實相。第二位根本上師噶陀錫度卻吉蔣措，在其座下接受了三種戒律（別解脫戒、菩薩戒及密乘

戒)。第三位根本上師即第三世多竹千仁波切登多寧瑪。第四位是安
卓竹巴仁波切，在其座下接受了大圓滿心髓的教法。以上四位為主要
上師，其他尚有五十一位上師，共依止了五十五位上師。而和卻吉羅
卓仁波切互為師徒的，有現住在尼泊爾的賈札仁波切及在錫金鋼鐸的
多竹千仁波切，還有頂果欽哲仁波切等主要的弟子。在卻吉羅卓仁波
切弟子當中，就我所認識的，仍在世間的尚有一百多位。例如：住在
錫金鋼鐸的佛母、儲熙仁波切、敏林赤千仁波切、薩迦大部分的上師
和白教的上師都是欽哲仁波切的弟子；西康也有五、六位堪布。堪布
貢噶旺丘和堪布阿貝也是他的弟子。

卻吉羅卓仁波切一生閉關的修持，前後加起來有十四年之久，畢生的
著作有二十二冊，他二十五歲創辦康傑宗薩佛學院，一直到現在，西
康、印度也都有宗薩佛學院。又如：佛陀的教證二法中的教法之所以
能在西藏歷久不衰以及薩迦巴的教法之所以能住世，完全要歸功於欽
哲仁波。他為了要執持正法，在嘎巴嘎倉設有關房讓行者在此修持八
大教派的教法。並於德格印經院成立關房，讓行者修持道果的教法。
他一生都在給予灌頂和口傳，而他所塑的一尊青銅塑金佛像，在西康
是最大的一尊。以上是卻吉羅卓仁波切共通的外傳。

卻吉羅卓仁波切共通的內傳-他小時候住在噶陀寺時，噶陀錫度仁波
切常問寺廟中年紀輕的轉世祖古，他們的夢境為何？有的說夢見喇
嘛，有的說夢見到班智達或大成就者，只有卻吉羅卓仁波切一再地夢
見自己是在家人，留長髮、綁辮子、身穿絲綢的藍袍，右耳戴著松耳
石的耳環。當時錫度仁波切就說這是非常奇異的。其他的祖古於是稱
他為在家祖古。其實他所夢到的這位在家居士就是赤松
德真王。還有當他於噶陀寺寒林（尸陀林）中修行時，有天晚上，當
他唸誦到一位本尊咒語時，月亮現出，他看到薩迦寺在月中，如此景
象浮現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是他有一世曾為薩迦家族後代的原因。
有時候他的心不知到哪兒去，當前的景象消失了；有時又浮現出第五
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或第六世達賴喇嘛或大圓滿的上師吉美林巴的景
象。在宗薩寺他親眼看到湯東嘉波坐在宗薩寺上師的座椅上，手拿水
晶為他指示心的實相。有次當卻吉羅卓仁波切一大早起來修十六羅漢
供養儀軌時，看見釋迦牟尼佛及聲聞眾的弟子和十六羅漢從虛空中飄
降，進入宗薩寺內。還有一次，在十五月圓時，看見了宗喀巴祖師在
月中，結說法印、穿三法衣，並見他融入自身。而密勒日巴尊者的習
氣也經常在他心中顯現出來。還親見寧瑪巴的祖師龍欽然蔣九次。

傳記中也提到卻吉羅卓仁波切親見到印度的大成就者沙拉哈，在其座
下接受了密咒乘不共的第三灌和第四灌的近傳承和教法。欽哲仁波切

的日記中統計，自己到銅山淨土面見蓮師，接受灌頂、授記、口傳共達九到十次之多；依喜措嘉佛母和他也是如影隨形不分離，經常給予授記並為他清除障礙。他在為弟子灌貝瑪寧體時，也經常見到貝瑪那密渣坐在壇城內藍色的光圈中。傳記中提到他到印度喀林邦山上看日初時，心中想著東方有五台山，五台山住著貝瑪那密渣；於是太陽一出現，馬上轉為貝瑪那密渣為他灌頂、授記。

他並親見過蓮師幾位重要的伏藏弟子，從那兒接受了伏藏教法和灌頂。例如：他親見到在吉美林巴的頂上有持明總集的壇城，裡面有持明聖眾。在其喉輪處出現單尊依喜措嘉的壇城，壇城內亦有依喜措嘉的聖眾。其心輪出現八大嘿嚕嘎壇城及聖眾，在臍輪處看到普巴金剛的壇城及聖眾。密輪處見到一髮母的宮殿。當他祈請時，見到各輪聖眾身上放光為他灌頂，之後光再收回本尊聖眾身上；光在放收之後，吉美林巴五處的聖眾身上都放光，融入吉美林巴的身上和吉美林巴合而為一。之後再見到吉美林巴化光融入他自己的身上，此時吉美林巴與卻吉羅卓仁波切無二無別。

再如大寶伏藏裡面有二千多個壇城的本尊教法，卻吉羅卓仁波切知道噶瑪巴的兒子二世蔣貢康楚仁波切大寶伏藏的傳承非常純淨、非常好，他想得到這個傳承的灌頂。於是當他祈請時，就看到康楚仁波切和蓮師是一體的，且由他心中放光，放射出無量無邊的本尊空行聖眾，再從無量無邊的本尊聖眾中化現出大寶伏藏中所有教法的壇城，在壇城內又有主尊和眷屬聖眾們。他不但看到不同的壇城和本尊聖眾，而且在同一時間，於不同壇城前接受所有不同本尊聖眾壇城的灌頂，之後這些本尊聖眾全部融入蓮師身上，蓮師再為卻吉羅卓仁波切灌頂，再化光融入卻吉羅卓仁波切的身上和他合而為一。像這樣的事蹟是一般凡夫所難以想像的。

還有當他見到蔣貢米帕仁波切時，米帕仁波切身穿遊牧民族的衣服，不斷向他祈請之後，米帕仁波切轉變成四臂雙蓮文殊菩薩，他看到四臂佛父佛母的文殊，在其頂喉心臍密五處有身語意功德事業五部的文殊和佛母雙蓮；親見這個景象後，看到文殊菩薩手上的劍朝他砍來，當時他的執著心全部消失，心的意識轉為「第」字進入對生文殊口中，到文殊身上的五處，受不同文殊的五個灌頂，受完後從文殊密處出來，「第」字進入壇城中，轉為卻吉羅卓仁波切的形相，文殊菩薩則轉為米帕仁波切，手拿一法本（法本發出子、母音的咒音）為卻吉羅卓仁波切灌頂。當他接受灌頂後，他把法本全部吃下，子母音的咒字和「第」字剎時遍滿全身，他的身體如彩虹消失在虛空中一般，完全化空。

他也一再親見到寧瑪派中重要的教傳派和伏藏派的上師，從他們接受了不共傳承的教法。當他修護法的時候，他曾見到雷登護法（四臂智慧尊的護法），對他非常的恭敬，彎著身聆聽他的指示。

他也曾親見一髮母；在濃煙中只見一髮、一眼、一齒、一乳的一髮母在聽他的指示，之後即融入他的臍處，拙火阿喜裡面。也曾親見大護法貝噶王騎大象來到宗薩寺，然後將象繫在門口，自己徒步入寺見他，向他頂禮並聆聽吩咐。

像薩迦巴的祖師毘哇巴，也親見過幾次。一次親見毘哇巴傳道果時，毘哇巴用腳踢他的身體；當他被踢到時，整個身體頓時消失，心念進入到無念的境界中，身體消失轉成為喜金剛。毘哇巴也轉成喜金剛的形相，手拿寶瓶為他做瓶灌等。獲得了道果近傳承的教法。凡接受道果教授的弟子，都知道這個過程。

烏金督佳仁波切接下來要說少一點，若就仁波切所知，恐怕要講上七天。

其次他在貢噶桑波座下接受過幾次的比丘戒。他在禪定中見到薩迦班智達，在其座下獲得有關因明的教法，如四量論、量明寶藏論等的因明教法近傳承。在迦巴蔣千上師座下，親見迦巴蔣千並獲得喜金剛道灌。並親見過薩迦祖師貢噶寧波三次，獲得完整的道果近傳承。他將所親見到的貢噶寧波形相塑成像供奉在宗薩寺。在德格有個地方叫忍叩，有一個護法殿叫那吉滾康，殿中有元朝帝室八思巴所塑的智慧尊護法，因為有點破損，卻吉羅卓仁波切就為他修護並開光，開光是要迎請智慧尊降臨融入護法塑像；當其專注觀想迎請智慧尊降臨時，護法像的身體突然動了起來，當時事業金剛正拿著除障香來到護法像面前，護法像的腳因踏動的關係，所以地也跟著震動；這時事業金剛以為是地震，害怕的逃到外面去了。

接下來為親見噶舉巴的上師：當他到尼泊爾帝諾巴修行的山洞時，見到了帝諾巴；到瑪爾巴的住處時，見到了瑪爾巴，並在他身體的五處看到上樂金剛，同時接受上樂金剛的灌頂。到那西當處見到密勒日巴。見到岡波巴時，達波仁波切和帕莫是沒有分別的，並在他座下接受咒的灌頂。在黃教中，他親見到許多祖師，例如宗喀巴、帕當哇桑傑獲得大威德金剛的灌頂以及瑪姬瑙準並獲得施身法的近傳承教法。

到菩提迦耶金剛座朝聖三天時，三天當中都見到了塔裡的釋迦牟尼佛穿著化身的三法衣。釋迦牟尼佛心中有藍色的金剛持，藍色金剛持心中有普賢王如來佛父佛母安坐。在金剛座菩提樹下禪定時，於面前虛空中看到千佛、佛父佛母在轉法輪，周邊圍繞著無量無邊的諸佛菩

薩。他將所見到的景象逐一寫下來有一大冊之多，因遭受到中共的迫害，現所存的一冊大約只是二十年所見的紀錄，而非一生所見的全部景象。九五九年六月一日，確吉羅卓仁波切六十五歲時，當天晚上天空出現如太陽般的強光，地上微微的震動；當時他在住處，身坐直，手結旗克印，面向西藏，手指天，口唸「啊！啊！」示現涅槃。

現今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蔣揚確吉羅卓圓寂之後，有三位轉世，其中經薩迦法王和頂果欽哲仁波切認證的就是突登卻吉嘉措，現在的宗薩仁波切。薩迦法王受託尋找轉世，尋到之後保密了七年，並說：「在這三位轉世中，若認證敦珠法王長子董謝聽列仁波切的長子為宗薩寺確吉羅卓仁波切的轉世的話，對眾生和佛法會有最大的利益。」

在薩迦法王未認證之前的二年，聽列仁波切曾帶他的兒子到菩提迦耶朝聖。當時頂果法王也在菩提迦耶，曾對羅卓仁波切的侍者札西南嘉說：「這就是確吉羅卓仁波切的轉世。」侍者問：「要是薩迦法王認證另一位怎麼辦？」頂果法王回答：「如果薩迦法王有神通的話，就只會認證他。」

宗薩仁波切七歲時，頂果法王在錫金的寺廟，為他舉行坐床典禮，並擇吉日給予他無死度母心髓長壽灌頂；還教導他藏文字母 gha、ga、kha、nga 等，自此以後，在頂果法王座下接受上千灌頂。坐床之後，我本人（鄔金仁波切）曾陪同宗薩仁波切到達蘭薩拉面見達賴喇嘛，最主要是去接受皈依戒和接受法名。當時達賴喇嘛送給他一尊佛像及一件衣服，並為他取名為突登卻吉嘉措；對他說道：「你前世是一位學理淵博通達的成就者，這一世也必須和前世一樣。」

宗薩仁波切從薩迦法王座下接受道果傳承教法及續部全集的所有教法的灌頂，可以說薩迦派的灌頂在法王座下都已完全獲得。截至目前為止，宗薩仁波切共親近了五十位上師，在其座下接受灌頂。雖然不像第一世蔣揚欽哲旺波接受七百大冊的教法，但是在當今所有轉世的上師中，他已算是接受最多教法的一位。

他的第一位指導老師是羅卓仁波切的事業金剛確滇。確滇在指導宗薩仁波切的期間，身體無任何病痛，有天晚上自然入睡，隔天早上就圓寂了。第二位老師為上一世的一位出家眾弟子蘇渣，他是一位很好的僧侶。第三位老師是鄔金仁波切寺廟（秋林寺）的一位喇嘛，他負責教導唸誦讀寫。之後為烏金喇嘛和香寶貢噶（前世的弟子，也是一位很好的上師）。

薩迦佛學院一成立，宗薩仁波切就在堪布阿貝的座下研讀經論約七年

之久。他的學習無人能比，尤其善於辯論。至於閉關的修持，六個月的關共閉了四次，三個月的關約六、七次，為弟子灌頂，第一次是在不丹給予敦珠新岩藏的灌頂，總共有一萬五千人受灌，為時一個多月。又在不同的時刻傳了一次，共給了二次敦珠新岩藏教法的灌頂。另外在比爾給了秋吉林巴新岩藏寶藏教法的灌頂。在西康宗薩寺給了教法全集及前世仁波切的教法和灌頂。至於其他國家給了什麼灌頂我不是很清楚。

烏金仁波切和宗薩仁波切非常的熟，也很了解他的個性。他總把最不好的表現給別人看，但一個人獨處時，最好的部分就完全展現出來，這就是他獨特的個性。他做別人沒有做的事，在世間法上，絕不依傳統、反傳統，創造自己的風格。但仔細觀察現今世上，法上應怎麼做就那麼作，真正如法去做的就是宗薩仁波切了。他不高興把他所做的事告訴別人，他一定會問其他人，我說了什麼？他有沒有說我作了什麼壞事，有沒有說我有很多女朋友。因為沒有人說，他很痛苦。不像有些上師暗中做些隱密不為人知的事情，雖隱密在做，卻為大眾流傳著。宗薩仁波切常問-為什麼我都在做，別人卻不講，到底是何原因？例如：我有很多女朋友，薩迦法王一定知道，也應該有所聽聞，可是他從不問，也不提這件事，這實在令我擔心。還有一次宗薩仁波切自己向頂果法王報告，他有多少女朋友這件事。而頂果法王卻只有雙手合掌說：「是的。」，也沒罵他，這為什麼，令他很擔心。前幾天，他跟我說：「我做了很多壞事，薩迦法王卻對我愈來愈好，這是為什麼呢？」他的個性就是要大家說他不好，可是沒有人說他不好。

有一回，他在巴黎，戴著很長的假髮和胸罩走在香榭大道上，要我走在後面注意有沒有人看他。很多人走在路上卻不看他，當我告訴他：「路人都是看我們這些穿喇嘛服的。」，他立刻把假髮和胸罩都脫掉，嘴裡直嚷著：「這真沒有用！這真沒有用！」。他在加拿大，只有他一人的時候，他就穿僧服修法。課誦時，必須要沒人看到，他才做功課。人多的地方，他就會帶很多女朋友去看電影，他說要讓很多人都看到；但沒有人會去說他這些事。有時候他問：「堪布貢噶旺秋常會指責弟子，要他們做一個好的出家眾，可是他從未責罵過我，這是為什麼呢？」

仔細觀察他，不管他有多少財物，只要用於法上的，他毫不吝嗇；不是用於法上的，他就不會去花這個錢。至於供養上師的物品，他也絕不吝嗇。薩迦法王有次到比爾，他把前一世仁波切珍貴的佛像、經典和塔都供養給法王。供養前還問我「好不好？」我是覺得可惜，可是他一點也不覺得。他可以說是一位很特別的上師，愈是親近他就愈能

了解到他的深處。他的口中是什麼都說得出來，但他內心所想的是絕不會說出來的。例如：他要往東去，他定會說往西走。我經常跟他說-欽哲仁波切有七種不同的法必須由他取獲和修持，而你除了這七種之外，還要加一種，就是「說謊」。

他的確是第一世、第二世蔣揚欽哲旺波的轉世，但他自己卻不認為他是一位這麼重要而珍貴的轉世。我們常跟他說第一世和第二世仁波切是多麼重要和珍貴的上師，但他卻不這麼認為，他說他們沒有到過洛杉磯、好萊塢，也沒坐過飛機，他們一點都不重要，我才是全世界三十七個國家的上師。嘴巴雖然這麼說，但其實在他心中第一世和第二世仁波切和佛是無二致的。

平常他都說他不會卜卦，但其實所有的事情，他是完全了知的；關於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知道的。有時候他會說，在那個時候我就是這麼想的，由此可以確定他對於情況是了知的。還有前二世的欽哲仁波切都是修持大威德忿怒文殊有成就的，因此這一世也必定有極大的慈悲和力量；但是他總說自己沒有任何的能力和力量。他說：「我的功德主們經濟情況愈來愈不好，不管我修多少法，他們的情況都是每況愈下。」

實際上，他和其他人是不同的。看他所行的事業就知道他都是在弘揚護持佛法的。他護持西藏及印度的宗薩佛學院，還有西藏閉關關房的費用。在印度、不丹也有他護持閉關的行者；可見他的確有能力護持弘揚佛法事業的。他絕對不會浪費他自己的時間，只要一有時間，他馬上修法或舉行大法會，他所做的事，絕對是有助於佛陀教法的講說和修行。有時候他會說該有一部好車子，可是他又說這在因果上是不容許的，因此而作罷。嘴巴去講這是合法不合法是容易的，人人會講，但是像這樣真正去想這是合法不合法的人，卻是非常的少。如此觀察他隱密的作為時，可以發現他許多特殊不共的地方。如果你愈觀察宗薩仁波切，你會愈覺得他好；但是你若不觀察他，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瘋子。

寧瑪巴曾在菩提迦耶舉行一次會議，會議中有幾位轉世仁波切建議成立一個團體，並應迎請宗薩仁波切參加。當時有位祖古提到宗薩仁波切是薩迦巴，絕不能讓他加入。宗薩仁波切聽了之後，表示非常的高興，且從沒有這麼高興過。那一年會議結束後，寧瑪巴在菩提迦耶舉行大法會時，宗薩仁波切決定把他在菩提迦耶原預定蓋薩迦寺的一塊很大的土地獻給了寧瑪巴。他所做的事就像這樣-在薩迦巴說宗薩仁波切是寧瑪巴，在寧瑪巴說他是薩迦巴-他卻很高興。

在沒有神通的眾人中，我算是最了解他的。他有時會叫到我身旁，

然後說了好多好多的話；但我知道他講的都不是實情。我坐那兒是要看他做什麼事情，而不是聽他說些什麼事情。要是我聽到有人說宗薩仁波切要去當小偷，我可以肯定他一定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如果有人說宗薩仁波切是小偷，我絕對不會相信的。我對宗薩仁波切是有這樣的信心，他是個什麼話都說得出口的人。例如：他會說誰是他的女朋友，實際上他和那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觀察過幾次，當他這麼說時，根本和那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不管第一世、第二世或這一世的宗薩仁波切都是不分教派的上師。在教派上絕不會有偏失、偏頗的。對人種他也沒有分別。但是如有西藏人在場時，他定說西藏人不好；有不丹人時，則說不丹人不好；他在東方人面前會說歐美人的頭髮、體態等多麼的優美；到歐美國家則說東方是個非常美的地方，佛法非常的興盛，你們就像猴子一樣。他雖年已過四十，但是習性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根本沒有改變過。八歲時作的表情，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非常長壽的。

實際上，他和其他人是不同的。看他所行的事業就知道他都是在弘揚護持佛法的。他護持西藏及印度的宗薩佛學院，還有西藏閉關關房的費用。在印度、不丹也有他護持閉關的行者；可見他的確有能力護持弘揚佛法事業的。他絕對不會浪費他自己的時間，只要一有時間，他馬上修法或舉行大法會，他所做的事，絕對是有助於佛陀教法的講說和修行。有時候他會說該有一部好車子，可是他又說這在因果上是不容許的，因此而作罷。嘴巴去講這是合法不合法是容易的，人人會講，但是像這樣真正去想這是合法不合法的人，卻是非常的少。如此觀察他隱密的作為時，可以發現他許多特殊不共的地方。如果你愈觀察宗薩仁波切，你會愈覺得他好；但是你若不觀察他，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瘋子。

寧瑪巴曾在菩提迦耶舉行一次會議，會議中有幾位轉世仁波切建議成立一個團體，並應迎請宗薩仁波切參加。當時有位祖古提到宗薩仁波切是薩迦巴，絕不能讓他加入。宗薩仁波切聽了之後，表示非常的高興，且從沒有這麼高興過。那一年會議結束後，寧瑪巴在菩提迦耶舉行大法會時，宗薩仁波切決定把他在菩提迦耶原預定蓋薩迦寺的一塊很大的土地獻給了寧瑪巴。他所做的事就像這樣-在薩迦巴說宗薩仁波切是寧瑪巴，在寧瑪巴說他是薩迦巴-他卻很高興。

在沒有神通的眾人中，我算是最了解他的。他有時會叫到我身旁，然後說了好多好多的話；但我知道他講的都不是實情。我坐那兒是要看他做什麼事情，而不是聽他說些什麼事情。要是我聽到有人說宗薩仁波切要去當小偷，我可以肯定他一定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如果有人

說宗薩仁波切是小偷，我絕對不會相信的。我對宗薩仁波切是有這樣的信心，他是個什麼話都說得出口的人。例如：他會說誰是他的女朋友，實際上他和那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觀察過幾次，當他這麼說時，根本和那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不管第一世、第二世或這一世的宗薩仁波切都是不分教派的上師。在教派上絕不會有偏失、偏頗的。對人種他也沒有分別。但是如有西藏人在場時，他定說西藏人不好；有不丹人時，則說不丹人不好；他在東方人面前會說歐美人的頭髮、體態等多麼的優美；到歐美國家則說東方是個非常美的地方，佛法非常的興盛，你們就像猴子一樣。他雖年已過四十，但是習性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根本沒有改變過。八歲時作的表情，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非常長壽的。